

江

· 行吟

A11

中华路菜场的旧时光

■文/王晓明

中华路是我市的一条老马路,全长不足1公里,因西临江边码头而兴盛繁华,中华路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菜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中华路菜场为中心的菜市场向西可延伸至天主街口,向北连绵到京口闸农贸市场,新鲜蔬菜、鸡鸭鱼肉各类副食品样样都有,当之无愧被称为镇江的“大菜市”。

名闻遐迩的中华路菜场无论从经营规模、场地,还是供应品种、上市量等方面,都绝对是蔬菜公司所属的菜场中的龙头老大。与中华路交会的小街小巷甚多,有大杨家巷、小杨家巷、又新街、老新街等,纵横交错的二十多条街巷住户稠密,居民买菜非常方便,出门便走进了菜市场。

计划供应时期国营菜场是主体,那时每天天刚蒙蒙亮,中华路菜场内外人声鼎沸,马路两边停满了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的食堂、饭店、招待所拉菜的卡车、三轮货车,还有数不清的自行车排了好几行。菜场未开门,人们就排起了长队,有的用半截砖头、坏篮子、破筐等占据位置。越是冬季蔬菜供应越紧张,排队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

小孩,睡眠惺忪地在寒风中等待,不时打着哈欠、跺着脚。一开人们便蜂拥而入,大人喊,小孩叫,原来的排队顺序已不算数,又须重新组合。这时的菜场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斩(剁)肉声、报价声、上菜声、叫喊声响成一片,奏响了菜场早市特有的交响曲。

菜场分蔬菜、肉类、水产、禽蛋、豆制品、咸干柜好几个柜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开设过百货柜,其中蔬菜组规模最大,分好几个柜台,菜按品种从草包、大网兜倒进大筐,秋冬季要想吃青菜、芹菜、菠菜等新鲜蔬菜就得早起排队,每人限购五斤,卖完为止。一到九十点钟就只剩下了蔫头耷脑的萝卜、土豆、洋葱、皮头菜等,还有拣剩下卖相不好的黄芽菜和包菜。

肉案子前往往早早就排起了长龙,肉案子上挂着一片片猪肉,卖肉的售货员身着皮围裙,袖子卷得老高,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树墩子做的砧板前边斩肉,边发问:要前蹄、后腿、肋条,还是五花肉?手起刀落一块肉已经斩下来了。猪肝、猪心、腰子等猪内脏难见踪影,基本上是“内部供应”。三年自然灾害时每人每月定量凭票供应二两猪

肉,猪肉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食材。

豆制品柜一箱箱豆腐热气腾腾,还有大小干子、百叶、素鸡、面筋、蒲包干等。夏天兼卖凉粉、粉皮。豆制品可以配百菜,营养丰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因而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每逢节日还增加供应粉丝、油豆腐果、油面筋泡等。

菜场外西侧红砖砌的房子是水产门市部,大多供应的是鲢鱼、青鱼和草鱼等。秋季也供应螃蟹,当时可并非奢侈品,仅七角多钱一斤,一般是下午来货,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钢精锅或有盖子的菜篮排队等待,往往要排个把小时才能买到。春节还计划供应带鱼,那绝对是过年餐桌上的一道好菜。节前邻居们就互相打听:“带鱼买了没?”“今天的带鱼蛮宽的。”人们排成长队,心满意足地买回一捆捆带鱼,洗好晾干,到了晚上家家的主妇在煤球炉上煎带鱼,空气中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孩子们不时探头探脑张望,嬉皮笑脸的将一块煎好的带鱼放到嘴里,连声说好吃,大人笑着骂一声:“馋猫,当心烫着嘴。”

改革开放后菜市更加繁荣,

中华路菜场外向西向北的沿路摆满了菜担子,新鲜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装在半人高的竹篓里的鸡蛋等一个挨着一个,一眼望不到头,他们有郊区的菜农、菜贩,其中有不少人是一大早从江对面坐船赶过来的。买菜的家庭主妇们穿行于菜担之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他们挑挑拣拣“讨价还价”谈斤论刀,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沿街摆摊也有卖野鸭、野兔、河蚌、螺蛳、田鸡的,剃头、拔牙、打竹板卖鼠药的,叮叮当当卖菜刀的,都见缝插针的在路边设摊,有的还搭篷撑伞占据位置,使整条马路拥挤不堪。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客轮停航,江边码头逐步拆除,南来北往的客商改走陆路,中华路上的店铺日趋萧条。因修建山巷广场和新开马路,中华路的一批老街巷,如:砖瓦巷、老新街、狮子街、宝安新街等已不复存在,不少居民为改善居住条件也搬离中华路。随着江河水项目的启动,中华路北侧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华路菜场完成了它的使命,与周围鳞次栉比、纵横交错的许多老街巷一道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记忆中的花香

■文/姚柳

周末到达乡下时,雨刚好停了,女儿迫不及待地溜下车,随后便听到她喊:“妈妈,这里好香啊。”我也深深吸了一口气,果然湿润的空气里是满满的栀子花香。

往年每到梅雨时节,奶奶老屋门口的栀子花便盛开了,夹着绿叶的花球,散发出满院子的香味。记得儿时,每逢栀子花开,奶奶会寻几朵半开的花,在桌上的青瓷碗里放半碗清水养着,放学回家推开门便能闻到栀子花沁人心脾的香。奶奶还会选一个清晨拎上装满栀子花的小竹篮去青石街,卖给街上那些爱美的小姑娘小媳妇们。我是奶奶的跟屁虫,那天会早早起来拽着她的衣角跟她一起去赶集。

通往青石街的路旁有成排的参天大树,茂密的枝叶长得合拢在一起,那村落就像被保护在绿荫之中的孩子,老街则似这栀子花般淡淡地矗立在村落的一角,深青的石板路是它的茎轴,左右两边木结构的老房子是它的花瓣,木梁,木柱,雕花的门窗,古朴清爽的乡村格调。

奶奶挽着竹篮静静地坐在路

旁门店前的木栏上,那些刚采摘的栀子花像裹着绿衣的仙子,叶子上还挂着水珠,甚为清纯可人。花香引得小妞子们纷纷围上来,爱美的姑娘把栀子花夹在发际,含蓄的小媳妇把花揣在衣袋里,她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一抹清香,淡雅而绵长。

在那个物资不丰富的年代,这花能装扮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的爱美之心。而对我来说最实际的是解了馋:奶奶会用卖花赚来的钱买我爱吃的鱼,鱼摊主娴熟地把草绳在指间一绕便拴在鱼嘴和腮间,我抢着拎过来,活蹦乱跳的鱼儿甩起的力气让我打了个趔趄,差点坐到一旁装鱼的木盆里。跟在奶奶后面,走在由大块青石镶嵌的街道上,岁月的脚步把它辗磨得几乎已和土地融为一体了,氤氲着栀子花香的青石街像流向远方的小河,承载着人们酸甜苦辣搅拌成的生活记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年年花开,一年年长大,这条街上的很多场景只能如奶奶家门前的栀子花一样埋藏在记忆中了。

水往上流

■文/曹树高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仿佛是千古不变的定律。然而,宝岛台湾的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渔桥附近,在一条通往台东的公路旁,有一处新开发的景观,叫“水往上流”。这是我们台湾之行所见到的奇特景观之一。

那天上午,我们从台东出发沿东部的海边11号公路向北行进。在车上导游问我们有没有见过水往上流?大家都说,不可能。导游就说,不管你们信不信,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特的景观就叫“水往上流”。

没多久,车在路边停下,路边有许多人沿着一条小溪沟边边走边看。我下车便到路边立着一块石碑,一面刻着两个大字“奇观”,另一面则书写着:“古诗说,人往上爬,水往下流。但本县民却说有一处‘水往上流’的奇观,信不信由你。不过,百闻不如一见,奇观就在你跟前。请您停下来,实地欣赏一下吧。”单看到这些文字,就仿佛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让人心动。

沿着一条小水沟往上走,水沟是用砖石和水泥砌成的,宽不过30多公分,最浅处也只有20到30公分吧。水沟的左边是山坡,右侧则是公路,公路呈坡形。其实,这原是一条农田灌溉沟渠,乍一看,潺潺水流的确是顺着水沟由低处蜿蜒往高处流去,令人啧啧称奇。

带着怀疑的观点,我一直在观察水沟。从表象上看去,水流确实是往上流的。有一些人摘来树叶或青草,也有个别人

拿出一角钱的纸币,放在水面上让它漂流,看着它的流向。他们跟着这些树叶、青草和纸币,一块向前走着。尽管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不相信真的有“水往上流”,但眼前的事实也不得不让我信服,这水确实是向上流的。

上车时,大家议论纷纷,个个称奇叫绝。有位朋友坦言,水往上流有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许多人也曾见过,那就是汽车在行进时,天上下着大雨迎面的风将雨水顶着往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方流。可今天的“水往上流”纯属是地理地势,让人们视角产生错觉。经他这一说,导游也认可是正确的。

有一首诗这样称赞:“水往上流天下奇,花莲流水游人疑。亲临胜地可相信,人老返童定有时。”与我同行的同伴说,水往上流的原因,可能是当地磁场的原因,吸引着水向上流动。不是我不信,我始终觉得这是因为这里两旁的景物因倾斜度大于路面,故而造成水往上流的错觉。不管是视角错误,或是别的原因,我还是惊叹自然的力量。记得一位哲人曾这样说过:“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的魅力就在于它一直往低处流淌的气魄,将一切杂物包含在心里静静地化解,这是一种特别的感召。

就是因为“水往上流”,使得一条毫不起眼的灌溉沟渠声名大噪,成为东海岸边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无论是信与不信,都值得亲自到现场眼见为实,亲身体会这个闻名全台的奇观。